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 卡萨诺瓦

## CASANOVA

[爱尔兰] 安德鲁·米勒 著 王璟 陈彬彬 译  
译林出版社



Yilin  
Contemporaries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 卡萨诺瓦

[爱尔兰] 安德鲁·米勒 著 王璟 陈彬彬 译

## CASANOVA

译林出版社

Yilin  
Contemporarie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萨诺瓦 / (爱尔兰) 米勒 (Miller, A.) 著; 王璟, 陈彬彬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6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 Casanova  
ISBN 7-80657-129-9

I. 卡… II. ①米… ②王… ③陈…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650 号

Copyright © 1998 by Andrew Mill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19号

书 名 卡 萨 诺 瓦  
作 者 [爱尔兰]安德鲁·米勒  
译 者 王 璟 陈彬彬  
责任编辑 张 平  
原文出版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p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4  
字 数 178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29-9/1·119  
定 价 (精装本)15.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情色碎片

——代译序

何 宁

自十八世纪以来,卡萨诺瓦就是浪子的代名词。作为出色的间谍,声名显赫的外交家,多才多艺的作家,精力过人的冒险家,放荡不羁的情人,这个意大利人在自传中略带夸张地记叙了他传奇的一生。一七二五年卡萨诺瓦出生于威尼斯,年轻时因行为不检被赶出神学院,由此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二十五岁时,他加入共济会兄弟会,足迹遍步欧洲的大城市,巴黎,布拉格,维也纳,五年后卡萨诺瓦回到威尼斯,却被当作不法术士判刑入狱。次年他神秘地成功越狱,出逃巴黎,此后凭借机智和胆识为自己在金融界和贵族中赢得声誉。不管身在何处,卡萨诺瓦总是以自己的个人魅力获取权势,以赌博和计谋维持生计。豪奢的生活使他债台高筑,为了逃避巴黎的债主,一七六〇年卡萨诺瓦改名舍瓦里尔·德·赛恩高特,先后旅居德国、瑞士、伦敦、华沙等地,最终在西班牙得到庇护。一七四四至一七八二年间,他回到祖国威尼斯,成了检查官的间谍。卡萨诺瓦最后的岁月在波西米亚度过,他人生的最后角色是冯·瓦尔茨坦伯爵的图书管理员。与他精彩的个人生活相对应,卡萨诺瓦在文学创作方面也颇具才华。他写过诗歌、评论,翻译过《伊利亚特》,但他最重要的作品还是其自传《我的生平》(Histoire de Ma Vie),自传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十八世纪欧洲的风貌,而且详细记述了他的情感生活,使卡萨诺瓦成为西方

文化中引诱女性，放浪形骸的原型人物。

爱尔兰作家安德鲁·米勒的第二部小说《卡萨诺瓦》(原名《恋爱中的卡萨诺瓦》)即取材于卡萨诺瓦的自传，以灵动的笔触勾画卡萨诺瓦的一段感情经历，在十八世纪伦敦的背景中，探讨人性的挣扎与渴求。小说以卡萨诺瓦改名塞恩高特后旅居伦敦期间，与玛丽·查皮农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现了卡萨诺瓦的风流不羁、才气纵横和人生追求，在一系列颇具感官刺激的情色碎片中融入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历史上关于卡萨诺瓦的记述、小说和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仅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还定期有关于卡萨诺瓦的研讨会。对卡萨诺瓦感兴趣的不仅限于历史学家、文学家，他的经历还是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偏爱的个案。那么米勒的这部小说究竟为何博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青睐呢？

在故事的开头，年老的卡萨诺瓦生命将尽，在烧毁自己旧日的信件时，他发现自己还是无法毁掉玛丽·查皮农的信件，而正在此时，一位神秘的女士来访，手中的旧信和面前的新人让卡萨诺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时年三十八岁的他结束欧洲大陆上的冒险生涯后，来到伦敦打算享受平静的生活。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孤寂的生活毕竟与卡萨诺瓦的性格不合，不久他就结识了不少友人，其中有纨绔子弟彭布罗克勋爵，有名动英伦的大学者塞缪尔·约翰逊，更有让他心醉神迷的玛丽·查皮农。查皮农的美貌让他难以抗拒，卡萨诺瓦又用起自己的老办法追起这位可人儿。不过，追求查皮农的路上有太多的障碍，她的母亲、祖母、几个姨妈以及她们周围的那些流氓混混，在这场爱情游戏中，究竟谁是猎物？是查皮农，还是卡萨诺瓦自己呢？查皮农究竟是天真未凿，还是经验老到？她是真的爱他，还是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呢？

与以往关于卡萨诺瓦的作品不同,米勒颠覆了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卡萨诺瓦,他所描绘的并非一个意气风发的猎艳老手,而是人到中年,魅力渐失的冒险家。卡萨诺瓦希望在伦敦重新找到自己,然而查皮农的难以接近使他在力图征服她的过程中自信和自尊都遭遇挫折,查皮农的青春年少衬托出他的中年危机。虽然他的名字曾经具有征服女性心灵的魔力,但“这一招没有像往常一样起作用。魔力已经减退。”失去青春活力的他,只得退而用金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却始终为失去自己的人生位置而苦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似乎是一部十八世纪的“英国丽人”,反映出中年男性的精神困境与惶惑,因而为中年读者所厚爱。同时,查皮农的自信以及她的女性保护者的言行中似乎透露出一点女性主义的味道,对于金钱的诱惑,查皮农说道:“先生,这就是你说的爱?做生意?你就是这样得到名声?大名鼎鼎的卡萨诺瓦,他的魅力仅仅是他的钱包?”卡萨诺瓦的一切手段方法似乎都在查皮农的独立意识中消解,从而赢得一部分女性读者的喜爱。然而,这部小说的中心并不在此,通过对中年卡萨诺瓦生活状态的描写,我们隐约看到的是永恒的主题:无论你在年青时如何成功,随着岁月流逝,你必然要面对自信的失落与失败的打击,只有经过这种考验,你才会真正认清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的位置。卡萨诺瓦的问题在于他拒绝接受自己的魅力已失的事实,不相信自己不过是历史的过客,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卡萨诺瓦的痛苦具有普遍性,正如梅特林克所说的:“人,拒绝相信他只是过客,于是便身遭一切不幸。”

卡萨诺瓦在与查皮农的爱情战争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无奈,在人人都试图改变自己的人生设计的十八世纪,年届不惑的卡萨诺瓦也不断地在找寻自己的人生位置。从贵

族、有闲阶级、搬运工到乡间绅士，他在一系列尝试中逐渐认识到，自己血液中的冒险基因使他无法成为这些社会体系内的固定符号。通过这些事件，米勒逐步为我们展开一幅十八世纪的欧洲社会风情画，随着卡萨诺瓦，读者从华丽的富家庭园到肮脏的小饭铺，从伦敦到乡间，上至达官贵族、学者文人，下到劳工苦力、女伶赌棍，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变幻莫测的场景中演出一幕幕悲喜剧。

在人物的处理上，米勒以冷峻的笔调统领全书，以精致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行所动，让读者对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的创伤都感同身受。作为创作者，米勒始终与他的人物保持着距离，无论是对卡萨诺瓦的失意还是查皮农的愤怒，他都未置一词，这也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地方。尤其是在对卡萨诺瓦的心理变化的处理上，把握得十分出色。从初到英国时，卡萨诺瓦对自己的不停告诫：“我处在风华正茂年代。”到结识查皮农后对自己外貌的关注与不自信，“他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全伦敦有多少男人能在镜子里看到这种模样？可以肯定，他现在的魅力比他二十五、三十岁时候更加不可抗拒，但是他不愿意过久打量镜中的眼睛，因为那里闪烁着既有渴望又有担心的神色。”直到最后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他现在觉得他能成功地博得女人的欢心是有点神秘，可能是他某种天真纯洁的成果。”环环相连，丝丝入扣。卡萨诺瓦忠实的仆人加巴和塞缪尔·约翰逊等人也塑造得令人信服，反而女主角玛丽·查皮农的人物形象相对而言显得有些不够丰满。

在米勒为我们营造的世界中，玛丽·查皮农的胜利喻示着青春和美丽是社会中的危险而不可忽视的力量，曾经年少轻狂的卡萨诺瓦也不再相信爱的存在，而将它视为金钱可以买到的商品。发生在十八世纪的伦敦的这一切似乎离我

们颇为遥远,但《纽约时报》的书评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米勒的卡萨诺瓦与我们时代的世纪末情绪极为契合,这就让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一点慌乱。好在纷乱的世纪末业已过去,新世纪初年的太平盛世,再惊心动魄的恋爱也不过是一场轻舞飞扬。尼采曾说,今天,人们享受生命太多,而思索太少,现在局面有所改观,人们都忙着享受生命,干脆不思索了。光阴如暮春的樱花一般匆匆地飘逝着,历史的罅隙中留下的不过是些陈年的情色碎片而已,你聪明的,是选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痞子蔡,还是少年豪放纵情声色的卡萨诺瓦?



# 第 一 部



门开了，走廊的光线注进了室内，就见仆人拧开窗闩，卷起百叶。他站在那儿，搓着手，放眼远眺白雪皑皑的达克斯房顶。那位老人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那条狗就蜷缩在他的脚边。这时，他不再抽泣，不再嘟嘟囔囔，而是对着阳光在哧哧地吸气。

“有客人来了，先生<sup>①</sup>，”仆人说就从窗边转过身来，仔细打量着老人，好像他是瓦德斯坦伯爵一幅大型挂毯上的线织人物——那挂毯就挂在楼下通风的大厅里。老人骨瘦如柴，疲惫不堪，就是透过他的胸膛看到椅子背你也不会感到惊讶。

“有客人？”

“是个‘女士’，先生。好漂亮。”

伯爵离开了椅子，管家费尔德柯克纳胆子也大了，诅咒老人是个怪物，是遗老——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话。他眨眨眼，一溜烟就溜出了屋子。老人费力地把毯子撂开，站稳身

---

<sup>①</sup> “先生”原文是德语。小说中经常使用一些英语以外的语言，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

子就在后面追,追到门口就挥动着拳头。那两只拳头就像愤怒的蜗牛撑起的触角。

“洗盘子的东西,胆大妄为!你的主人会听到的,你这翻墙头的野人!……为什么不生火,嗯?你想把我冻死?让你的鼻子见鬼去吧!”

但是,他那些气话说了也是白费劲。他那么大声嚷嚷,用的是意大利语,确切地说,是威尼斯方言,这帮粗人听不懂。他又下决心了——这已经是第一千次下决心要学习用德语或捷克语写的小册子,那里面收集的是最淫秽的恶毒语言,使用起来就像锋利的托莱多宝剑<sup>①</sup>,直刺你的胸膛。那么他可能得到一些尊重,当然现在想来个剧变,创造奇迹为时已晚。

他摇摇头,蹒跚地走到窗前。窗外,十几个烟囱飘着缕缕青烟,夜里已停的雪又开始飘落,覆盖了窗台上小鸟留下的纤细的足印,沸沸扬扬地洒落在集市广场上。与洁白的鹅毛相比,雪花似乎有点灰暗。那儿的地下溅泼着一片血迹,有人宰割了牲口。

今天好像是赶集的日子,也可能是一个节日,因为玩木偶戏的人已经带来了用骨头和金属线制成的木偶,还有那条老骡子,正是它一路上辛辛苦苦,把那些木偶从奥尔米茨驮到了休伯塔斯堡。往日他曾拄着拐杖,喜欢到那儿去观看,因为他们的表演的确使他感到畅娱心怀。他感到荣幸的是,这些人对他一向很友好。他们为他演过牵线木偶剧,演的是意大利即兴喜剧,剧中有博士、布里盖拉、阿莱西

---

① 托莱多宝剑(Toledo blade):托莱多是西班牙城市,以铸宝剑而闻名。

诺<sup>①</sup>，当然还有斯帕文多首领，他胸前的毛又粗又浓，赫然耸立，因此身上连衬衫也不能穿。这出戏使他悲喜交加，时笑时哭，一旦笑起来就像那种痴呆的老人，琥珀色的浑浊泪水不住地流。

他一定会在这儿了此一生！葬身在这块野风飒飒的波西米亚墓地——尽管在往日的春夏季节，和风拂煦，他也曾消闲半日，置身在另外一种天地：那儿的阳台上鲜花盛开，柱廊上紫花缭绕，朦朦胧胧。在那漫长的下午，他怀抱着美人，闻着秀发，听着微微的喘息，那胸前弥漫的是一股温馨的气息……

不对。现在想女人不合适。不过他偶尔还在梦见她们，一觉醒来，就见被单上隆起了一块，上面的血迹一直通到他下身那小葫芦一样的东西。在大多数夜晚，睡眠不过是意识的停滞，是死亡的预演——他不再躲避死亡了。昔日的梦境赋予他的是宽慰，如今只有奚落。

餐桌上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从中找到一只煮得很老的鸡蛋，还剩下了一点。他仔细看看，将剩下一片很凉的蛋白，一半塞到自己的嘴里，剩下的一半喂给小狐狸芬纳蒂，抚弄她的耳朵，然后缓慢而艰难地弯下身子，亲吻着她脑袋上修剪过的绒毛。

“家中那个厮混的家伙不是说有客人来了吗？”

小动物看看他。她倒不能说不灵，仿佛表示出一种善解人意的遗憾，因为她无法回答他的询问，只能嗅嗅鼻子，摇摇尾巴，亲昵地哼叫几声。老人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并不希望有人来访，可偏偏有人来。来的客人们，他认不出

---

<sup>①</sup> 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16至18世纪流行的意大利喜剧,剧中人物定型,表演程式化,除男女主人公外,其余角色都戴面具。

来,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他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因为他们有时还带些礼物——葡萄酒、奶酪,甚至还有他非常喜欢的龙虾,厨子用来做汤给他喝。客人挺斯文地坐下来,听他讲故事,不住地点头,还怂恿他说得不妨粗鲁一些,然而他并不知道他对哪些人说得还不够粗率,在他熟悉的哪些人还仍然计较有什么难为情的地方。

他突然间想到要穿件外衣,还有那么一两件没有虫蛀,也没有发霉。房间里纸张散得七零八落,看上去像个乱糟糟的文具店,该清理清理才好。仆人们决不会想到干这样的事。他用衣袖擦擦鼻子,对自己一瞬间生出了这些念头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使他想到:虽然这些念头很微弱,但却表明他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尽管这个公民是多么微不足道。他立即把就近的几张纸摺起来,眯起眼瞅着上面的大标题:

## 六面体副本

——致欧洲各大学和研究院

标题下面本来应是专论的篇幅,却列上了一长串财产丢失的清单——自从他来到这个饶舌的贼窝,就任城堡图书管理员以后,上述财产就丢失了。接下来用了十几页的篇幅说明,一个人只要精明,懂得神机妙算,无论是在罗马、日内瓦或是任何地方,就很有可能赢得国家的彩票——尽管他自己从来没有碰到多大的运气。

他把那些纸卷在一起,就像夹一包衣服那样夹在腋下。他没有把它们塞进抽屉,没有一脚踢到床底下——就算床下面还有空间,他也不会那样做——而是走到炉旁,扔进了阴冷的灰堆中。然后,擦亮了火星引进了引火箱的棉绒,把

火柴扔进了余烬，点燃了那些纸。

轰！

纸一燃烧，火苗多旺啊！蓝莹莹、黄澄澄的火舌吞没了墨迹、纸浆、漂亮的花体字、充满感情的话语（“我惟一真正的朋友……”）；吞没了法语写的、意大利语写的、黑色蜡笔、红色蜡笔写的字迹。他观望了一会，担心燃料不够，又往里面加了一些。大火又吞没了情书、拉丁文写的论文、要钱、要观众、要职位的呼吁书；还有裁缝店和酒店商的各种各样的账单，全都付之一炬。烟囱上火焰奔腾，弄得波西米亚的上空灰雾迷蒙。他又在橱子里、在塞满了瓦德斯坦武器的木箱里、在他几个月、几年都没有穿过的礼服口袋里去找找有什么要烧掉的东西。芬纳蒂寸步不离跟着他，那杏黄色的眼睛闪动着欢乐的光采，完全被眼前的新奇景象迷住了。房间里很快变得暖和起来，而他还在找新的东西往火堆里扔。其中有：一份题目为“激情”的手稿；一份歌德堡的报纸，皱巴巴的，已经发黄了；一份去加泰罗尼亚的护照，签发时间是一七六八年，有效期十五天。还记得尼娜·伯冈萨吗，她母亲也就是她的姐姐？

这些东西，他早些年为什么不烧掉呢？他感到自己就像那些气球驾驶员一样，只有将一袋袋的沙子甩出去，他们的小飞艇才能再次展翅翱翔。他曾经计划过，要飞越阿尔卑斯山，经过的里雅斯特港，然后到达威尼斯。在烟波荡漾的大海上飘过威尼斯湾，给当地的居民或撒下玫瑰花瓣，或扔下污七八糟的东西——一想到这儿，他就陶醉不已，久久不能忘怀。但是，天气老是刮着北风，那里的人又偷窃成性，他这个计划同其他许多计划一样都未能如愿。

他又往火堆里扔，这一回扔进去的有：十几页的诗稿、《共和国历史》那部宏著里的第一章，也是惟一的一章、亨里

埃特的信件、曼农·巴利蒂的信件，还有本来打算寄给唐·乔瓦尼作曲家而根本没有寄的歌剧剧本；有密码电文、回忆录、记下梦境的日记、洗衣服的单子、做胡椒和猪蹄的菜谱等等没完没了的东西！他平生的经历都记在了纸上，现在他要把这些纸化成灰，化成黑绵绵的灰烬。接下来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烧了，只剩下一张旧报纸；一张已经过时、软沓沓但制作精美的银行纸票，是从马靴里找出来的，那马靴是好色的沙特尔女公爵送给他的礼物，因为他为她治好了痤疮。那张纸票两面分别印有国王和皇帝的头像；还有七八摞信件，都是用锈色的袜带包扎起来的。他正准备把这些东西扔进火堆里，突然感到一阵惊恐和不安，把那些信件放到鼻子下闻一闻。他身上的器官可以信赖的所剩不多，鼻子却是其中之一。他张开了鼻孔，透过一层年代既久的软韧的皮革，扑面而来的便是一阵夏日茉莉芳香，那么淡雅，那么飘逸。他再次闻了闻——那是在闻吗？那是满怀深情，大口在吸。那股芳香消失了，就像一个人的面孔消失在烟雾里。

他从袜带包扎的信件中拽出上面的那一封，把信打开，翻下去，目光扫到信末署名的地方。那是一个女孩子的署名，只写了一个字母“M”，而且有意把“M”写得很高，上下看起来就像一颗顶针。

先生：你会高兴地获悉，你的鸚鵡已经在萨瑟克一家酿酒厂的房顶上被找到了。那个厂主把她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妻子，照我看，他那个女人生得高大，性格开朗……

他使劲揉着羊皮纸，把它揉碎了。记忆就像无数片花



瓣，一一展开。玛丽·查皮农，她母亲，她几位姨母，她祖母（可怜的女人！愿上帝宽恕他！）——她们就像绚丽多彩的花粉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那么清晰，那么栩栩如生，仿佛不是在三十年前而是在一个小时以前看到了她们。在脑海中闪现的还有加巴，那个伟大的蒙面人以及古达尔；还有伦敦，那个千疮百孔的蜂房似的城市，那个贪婪的把他吞噬又把他的骨头吐出来的城市。哦，回忆是那么令人震惊，又是那么危险，因为那是在牵扯他那已经破碎的心……

芬纳蒂在呜咽了。她听到了死人的脚步声，嗅到了蜘蛛网以及坟土上的臭迹——而人常常是既听不到也嗅不到的。过了一会儿，她的主人已有了表情，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沉静，仿佛是巴勒莫<sup>①</sup>嘉布教堂的木乃伊。接着，他又动了动身子，浑身战栗，往壁炉那边走。那位客人没有通报姓名，默默地走进屋里，而他仍然犹豫不决，站在雪光之中，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些信件。

“卡萨诺瓦先生？”

她声音里有一种东西，就像是一只手指在轻轻撩拨他脖子后的头发。他慢慢向她转过了身。

---

<sup>①</sup> 巴勒莫(Palermo):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